

有一束光，照亮我的世界

雅安天立学校初2019级3班 刘宇茹

寻常巷陌，烟雾轻笼，迷蒙的细雨模糊了面前闪烁的霓虹，却让藏匿于心底的一束微光渐渐明晰起来。

春去夏来，骄阳高高挂在天上。我顶着炎炎烈日下楼取快递，路过小巷，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喧闹，随后听见一个粗犷又雄厚的声音：“来喽，透心凉的冰粉来喽！”我好奇地走进小巷，看见一个男子，围着围裙，身体看起来很强壮，但苍老的容颜、花白的头发，看起来上了年纪。环顾四周，只有一间很小的制作房，桌椅虽都摆放在小店外，却座无虚席。

我好奇地走进店，叫了声：“老板，来碗冰粉。”老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用粗犷的声音说：“好嘞，一碗透心凉冰粉。”我站在制作房前观望着，看他从冰柜里拿出几个大铁盆，里面是融合好的

冰粉，他用勺子碰了碰，把其中一个放到旁边。我好奇地问：“老板，这个不要了吗？”他看着我笑道：“这个没融合好，吃起来会硬邦邦的。”我看着他，愣了一下说：“那扔了多可惜啊！”听了我的话，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：“我们做生意，靠的是诚信，你信任我这里的冰粉，那我就一定要对得起你的信任。”说完，他一边把冰粉递给我，一边对外面应答着“来喽，来喽。”便匆忙跑了出去。我看着那碗冰粉，它不仅只有红糖水的点缀，还有葡萄干、花生碎、山楂片的装饰。一口下去，真的是透心凉，再来一口，着实美味。离开小店时，听见人们对老板和冰粉都赞不绝口。

傍晚，途经小桥散步。路过小巷，里面安静了不少，我又来到制作房，看见几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老人，旁

边的墙角处放了几把扫帚，忙了一天的他们显得格外憔悴。一阵凉风吹过，老板匆忙跑出来小心地把冰粉端给他们。这时，老人们从各自口袋中拿出几张皱皱巴巴的块票付钱，老板再三推脱。一个老人夸赞道：“这哪里是透心凉，简直就是暖洋洋，尤其温暖。”

天色渐渐昏暗，老人们陆续离开。此时冰粉店老板已精疲力尽，但脸上却洋溢着笑容，这笑容，是乐，是暖，是光。我调侃道：“老板，您也教教我怎样才能获得朋友的心？”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拿出纸和笔，在上面写下四个字：“诚心”“方式”。

正午，烈日当空，骄阳似火。傍晚，夕阳西下，暮色苍茫。回想老板的眸子，仿佛有一束微光，顷刻间将我的世界照亮。（指导教师 宾云华）

记忆里的蛋烘糕

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初2021级12班 喻梓涵

“卖蛋烘糕喽——”摊主又在叫卖她的蛋烘糕了。

我常常梦见这个情景，在巷子里，有个蛋烘糕摊，摊主是个婆婆，年纪有点大，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扁鼻子，脸上坑坑洼洼，肤色暗黄，总是板着脸，乍一看很“凶”。但她的蛋烘糕总能吸引我，只一嗅，我的魂就被勾去了。

听见婆婆的叫卖声，我总会急速奔下楼，来到蛋烘糕摊前。“什么味？”“芝麻味！”婆婆随手把我那皱巴巴的钱扔进身后的铁箱里，点燃小炉，手握勺子，熟练地搅拌着盆里的黄色蛋液。“啪！”蛋液丝滑地流进小铁锅，立刻变成火上舞者，在直径不到10厘米的圆形“舞台”上啪啪作响。

待到半熟，婆婆娴熟精准地撒上黑芝麻，蛋液便贪婪地邀请它们共舞，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。婆婆不动声色、面无表情地盖上铁盖。我不敢催促，耐着性子，焦急地、静静等待着美味的诞生。

不久，一股勾魂摄魄的奶香味钻进鼻腔。起锅的蛋烘糕油亮油亮，中间裹着芝麻，热气混着香气诱惑着我的味蕾。我迫不及待地咬下去，软软糯糯、甜甜腻腻，同时芝麻粒的香味在嘴里迸发——还有比这更美味的食物了吗？

我又一次醒来，好久没有吃过老家的蛋烘糕了，距离上一次品尝已时隔三年，恐怕那蛋烘糕小摊早已不见了吧？

今年春节回老家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来到让我魂牵梦绕的小巷，寻找蛋烘糕的身影。可那里，再也不是我印象里又小又窄冷冷清清的巷子了，而是热热闹闹、灯火通明的街道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人们说着笑着走着。那个小摊不在了，原处建起了一家古香古色的餐馆。

我怅然地往回走。“卖蛋烘糕喽——”记忆中摊主的叫卖声，越过漫长的岁月传入我耳中，感觉依旧那么熟悉。

（指导老师 吴英）

永不消散的年味

成都市锦江区教科院附小六年级三班 陈玥好

年味——着红袍戴锦帽，夹杂在春晚演员的笑脸中，盘桓在墙上的全家福里。她一拂袖，淋着汤汁的清蒸鱼端上了桌；她一眨眼，亲朋亲密地围着坐。她总是每年准时地将欢笑传遍四海。

今年，她似乎藏匿于无形，和我来了段小插曲。说好过年回家——哪怕一天也行……我一人坐在椅上沉思，窗外一片茫茫。思绪里故乡的山水炊烟，描绘出一幅连绵婉转的朦胧卷轴。老屋的每一处刻痕，我都爱怜地擦拭过，老屋的每一帘春色，我都欣喜地收藏过。

爷爷奶奶和五爷爷，我有两年没回去看望他们了。刚一放寒假，我便急不可待。

房间的“吱呀”一声，我闻声望去——“要不……我们马上回老家？”听不清是妈妈还是爸爸的声音，“点燃”了我的神采，但立刻又熄灭了：“你们骗我吧？”爸爸举起一瓶酒说：“真的，你看我都买好了酒。”妈妈接着说：“我红包都备齐了，明天就走。”我被一阵兴奋的浪潮席卷，却又突然触电般地说：

“不，算了吧，我还是不回去了。”——我们不能只为了回家过年，给志愿者和医务人员增添麻烦，他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在家等待亲人回家过年？

这时，爸妈伸开双手，和我拥在了一起。“我们的女儿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清明假期爸爸一定带你回老家。”除夕，我们围在桌畔，望着视频通话中熟悉的老屋，我感觉真的回到了老家。崭新的春联传递着新年的符号，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微熏着爷爷奶奶沧桑的笑脸，彼此的问候和祝福伴着爽朗的笑声……

年味依旧环绕。年味，是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喜庆热闹，也是“歌吹待天明”的温馨期待，她总会在心灵深处，呼唤着异乡归客。

（指导老师 高静）

音乐伴我成长

成都市金牛区协同外语学校六年级2班 陈浩宇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。我的爱好是唱歌，因为唱歌可以让人心情愉快。

在我五岁时，因为特别喜欢音乐，所以经常去一间音乐教室。一次，在看到音乐教室的老师时，我不好意思地走过去请求说：“老师，我能听您弹一下钢琴吗？”老师温柔地说：“嗯，好的，你拿个凳子坐下吧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坐下来，侧耳细听，心里忍不住赞叹道：“哇，老师弹得太熟练了吧，我好喜欢钢琴弹出来的声音。”没过多久，老师开始和着音乐唱起了歌。听着老

师优美的歌声，我不禁感慨：“老师好厉害呀！”老师对我说：“你如果学习唱歌弹琴，以后也能像我这样。”接着，老师开始教我如何唱歌，我边学边想：“老师真的好温柔，这么细心地教我。”

回到家里，我拿着婆婆的手机，放起当天老师教我学的歌，边听边唱了起来。虽然我唱得还不好，但我从此坚持每天练习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歌声就变得好听起来。

一天在学校，老师叫我唱歌，我有点害羞，但还是唱了起来。老师听完后说：“唱

得太好听了。”我开心地说：“谢谢老师的表扬，我以后会继续努力。”从此，我更爱好唱歌了。

从五岁开始坚持每天练习唱歌，至今已经过了六年。现在，我依然每天练习唱歌，音乐真是个好“东西”。现在，我又开始学习弹吉他，已经会边弹边唱了。吉他老师非常喜欢我，我的音乐水平也在逐步提高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不久我就要上中学了。虽已过去了那么多年，但我仍非常感谢当年启蒙我的那位老师，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这位恩师。

垂暮之年

雅安天立学校初三{3}班 刘雨欣

时光易逝，年年岁岁，花落花开。容颜会老去，岁月不会停。生命——多么深邃的话题，包含着人间一切最极致的体验，包括爱。

黄昏，揉碎了太阳的光辉，零散地撒向人间。我走在路上，摆弄着手机。街上熙熙攘攘，我听到几声轻咳。抬眼去看，一位老人坐在一张木制躺椅上，手下意识地揉搓着膝盖。深色裤子的膝盖处不知被揉搓了多少次，已经有些发亮。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，倚着黄昏望着远方，不知看见的是远处嬉戏打闹的小朋友，还是自己已逝的青春年华。

“初入懵懂不解风情冷

暖，洗尽铅华方知天高云淡。”流光一瞬，华表千年。岁月在人们身上刻下了大大小小的痕迹，留下了数不尽的遗憾。我好奇地问：“老爷爷，怎么坐在这里不回家呢？”他抬起头，昏浊的眼里沁着黄昏的光晕，脸上是岁月的风霜刻划下的痕迹，干枯的手似乎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皮。他望着我嘴唇蠕动了下，随后低头不语。

过了一会，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衣服，动作迟缓而笨拙，对我说：“我在等我的家。”我愣住了，有些茫然地问：“你的家人吗？”“嗯。”说罢一位男子走过来问他：“爸，妈怎么还没有回来？”老

人笑着，指了指街对面。迎面，一位老奶奶，手里牵着一个小朋友。那小孩蹦蹦跳跳地扯着老奶奶往前跑，老人笑着叫他跑慢些。

阳光洒在老人银灰色的头发上，耀眼夺目。那个男子抱起冲过来的小孩，顺势背在背上。“爷爷，下午好！”清脆的童声令老人一下喜笑颜开。黄昏下，老人牵起了老奶奶的手，一家人迎着光前行，黄昏下影子拉得很长。

人们捡起落叶和花，吊祭着逝去的年华。衰老和死亡像花儿一样随处可见，在迟暮之年，仍有爱意与岁月相抗，开出了遍地繁花。